

# 清代八股文译注

赵基耀 李旭 等编著



NLIC 2970700796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# 清代八股文译注



NLIC 2970700796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清代八股文译注 / 赵基耀 李旭 等编著. --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1. 4  
ISBN 978-7-5325-5853-7

I. ①清… II. ①赵…②李… III. ①八股文-译文-中国-清代②八股文-注释-中国-清代 IV. ①H1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45787号

## 清代八股文译注

赵基耀 李旭 等编著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
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)

(1)网址: [www.guij.com.cn](http://www.guij.com.cn)

(2)E-mail: [guijl@guij.com.cn](mailto:guijl@guij.com.cn)

(3)易文网网址: [www.ewen.cc](http://www.ewen.cc)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635×965 1/16 印张 18 插页 14 字数 256,000

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3,300

ISBN 978-7-5325-5853-7

I·2310 定价: 58.00 元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厂质量科联系。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序言（王素） .....                  | 1   |
| 八股文浅说（李旭） .....               | 15  |
| 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《大学》 .....           | 52  |
| 必也使无讼乎《大学》 .....              | 60  |
| 生之者众 四句《大学》 .....             | 67  |
|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，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《中庸》 ..... | 75  |
| 道不远人 不可以为道《中庸》 .....          | 82  |
|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《中庸》 .....         | 88  |
| 为政以德《论语》 .....                | 93  |
| 子曰《诗三百》 一节《论语》 .....          | 101 |
| 吾十有五 二句《论语》 .....             | 108 |
| 人而无信《论语》 .....                | 115 |
| 宁武子邦 一节《论语》 .....             | 121 |
| 巧言令色足恭《论语》 .....              | 127 |
| 奢则不孙 一章《论语》 .....             | 134 |
| 君子笃于亲 一节《论语》 .....            | 141 |
| 有美玉于斯《论语》 .....               | 148 |
| 衣敝缁袍 二节《论语》 .....             | 155 |
| 子曰岁寒 两章《论语》 .....             | 162 |
| 文犹质也 一节《论语》 .....             | 169 |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|
| 君子成人之           | 之恶(《论语》) | 175 |
| 学而优则仕(《论语》)     |          | 181 |
| 古之人与民偕乐         | 二句(《孟子》) | 188 |
| 谨庠序之教           | 二句(《孟子》) | 194 |
| 老吾老以            | 于掌(《孟子》) | 202 |
| 当今之时            | 仁政(《孟子》) | 209 |
| 以直养而            | 二句(《孟子》) | 216 |
| 富贵不能            | 至末(《孟子》) | 223 |
| 古之人未尝不欲         | 二句(《孟子》) | 231 |
| 原泉混混            | 四句(《孟子》) | 239 |
| 生亦我所欲           | 二句(《孟子》) | 246 |
| 学问之道无他          | 一节(《孟子》) | 254 |
| 孔子登东山           | 二句(《孟子》) | 261 |
| 尽信书,则不如无书(《孟子》) |          | 267 |
| 养心莫善于寡欲(《孟子》)   |          | 274 |
| 后记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| 281 |

## 序 言

香港著名实业家、广东省江门市政协常委谭锦濠先生近年花重金购得一批“四书文”白绫写卷，捐献给了江门市政协。这批写卷包括目录共 130 张，双面写（260 面），每张长 37 厘米（上下到毛边）、宽 42 厘米（左右亦到毛边），字小若蚊蚋，全部约有 450 万字左右。2010 年 8 月 4 日至 6 日，我应江门市政协之邀，前去进行鉴定，通过对品相、形制、内容的观察与审查，我认为：这批写卷应属清代科举“四书”范文汇编，光绪二十七年（1901）科举考试制度改革前未经使用的科场微型“夹带”，具有很高的文献研究价值。

清代为科举编辑“四书”范文汇编，最有名的就是乾隆诏编的《钦定四书文》。据《清史稿》卷一〇八《选举三·文科》记载：

乾隆元年（1736），高宗诏曰：“国家以经义取士，将以覘士子学力之浅深，器识之淳薄。风会所趋，有关气运。人心士习之端倪，呈露者甚微，而徵应者甚钜。当明示以准的，使士子晓然知所别择。”于是学士方苞奉敕选录明清诸大家时文四十一卷，曰《钦定四书文》，颁为程式<sup>①</sup>。

此书共四十一卷，其中明二十七卷（《化治文》六卷、《正嘉文》六卷、《隆万文》六卷、《启祯文》九卷），清《国朝文》十四卷，《四库全书》收录<sup>②</sup>。

<sup>①</sup> 《清史稿》卷二九〇《方苞传》作：“高宗命苞选录有明及本朝诸大家时艺，加以批评，示学子准绳，书成，命为《钦定四书文》。”多“加以批评”一句，与该书内容更为吻合。

<sup>②</sup> 清方苞精选《钦定四书文》，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 1451 册，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，1986 年。另参：清方苞编，王同舟、李澜校注《钦定四书文校注》，武汉大学出版社，2009 年。

此外，散见似乎更多。如俞樾《春在堂全书》收有自己所撰“四书文”十余篇。

清代科场“四书”范文微型“夹带”，国内外发现和收藏也颇为不少。最早披露的大概是英国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纸本微型“夹带”，字小如蝇头，旁批“簷风实苦”四字，推测应是原藏于圆明园或大内库房的没收品，被英法联军或八国联军劫走的。国内较有名的是南京秦淮区图书馆和南京夫子庙江南贡院的藏品，前者名为《四书注解》，后者名为《增广四书备旨》。此外，山东济南、江苏连云港、广东东莞及广东中山三乡镇等地近年也续有发现，大小、形制、名称各不相同，但均为纸质。“四书”范文白绫微型“夹带”，此前似乎仅浙江宁波镇海曾有发现，但只有1张，双面写，约有4.4万字。像这批白绫微型“夹带”，数量如此巨大，实为国内外所仅见，自然更应值得我们重视。

然则，清代科举为什么会有“四书”范文汇编？清代科场为什么会有“四书”范文微型“夹带”？这就需要了解清代科举考试制度。由于“四书文”实际就是八股文，这里就先从八股文谈起。

## 二

谈到八股文，可谓人所熟知。明清科举均重八股文。当时凡称制义、制艺、时文、时艺、举业、四书文、八比文者，均是八股文的别称。但什么叫做八股文？八股文是如何形成的？却并非人人知道，有时也并非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。

《明史》卷七〇《选举志二》叙八股文源流有云：

科目者，沿唐宋之旧，而稍变其试士之法，专取“四子书”及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春秋》、《礼记》“五经”命题试士。盖太祖与刘基所定。其文略仿宋经义，然代古人语气为之，体用排偶，谓之

八股，通谓之制义。

前引《清史稿·选举三·文科》亦云：

有清科目取士，承明制用八股文。取“四子书”及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春秋》、《礼记》“五经”命题，谓之制义。

据此可以对八股文形成如下印象：

（一）仍属传统“科目”考试。所谓“科目”，指唐代定型、宋代继承的进士、明经、秀才等科举名目。但唐代科举名目甚多<sup>①</sup>，宋已不能完全继承，明在这方面只能说是大致“沿唐宋之旧”，清在这方面则是沿明之旧。

（二）专取“四书”、“五经”命题。所谓“四子书”，指相传出于曾子、子思、孔子、孟子“四子”的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“四书”。以“四书”、“五经”命题试士，实际也为唐宋旧制。明代所谓“稍变其试士之法”，清代所谓“承明制”，不过都在于“专取”此“四书”、“五经”命题试士而已。

（三）仿宋经义，代古人语气，体用排偶。所谓“仿宋经义”，如姚华《论文后编·目录下》所说，是指仿“熙宁中王安石创立经义”。所谓“代古人语气”，意思是说必须根据指定的经注，不得随意发挥<sup>②</sup>。至于“体用排偶”，大家都明白，就是行文要求用排比句和对偶句。

<sup>①</sup> 顾炎武《日知录》卷一六《科目》：“唐制：取士之科，有秀才，有明经，有进士，有俊士，有明法，有明字，有明算，有一史，有三史，有开元礼，有道举，有童子。而明经之别，有五经，有三经，有学究一经，有三礼，有三传，有史科。此岁举之常选也。其天子自诏曰制举，如姚崇‘下笔成章’、张九龄‘道侔伊吕’之类。见于史者凡五十余科，故谓之科目。”见顾炎武著、黄汝成集释《日知录集释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5年，1235～1236页。

<sup>②</sup> 如前引《明史·选举志二》云：“‘四书’主朱子《集注》，《易》主程《传》、朱子《本义》，《书》主蔡氏《传》及古注疏，《诗》主朱子《集传》，《春秋》主左氏、公羊、谷梁三传及胡安国、张洽《传》，《礼记》主古注疏。永乐间，颁《四书五经大全》，废注疏不用。其后，《春秋》亦不用张洽《传》，《礼记》止用陈浩《集说》。”《清史稿·选举三·文科》记载大致相同。但须注意，指定的经注因时代不同而会偶有变化。

后世谈八股文的源流,大多都是据此立说<sup>①</sup>。但这种说法实际上并不完全正确。就八股文特点而言,明与宋固然存在很大不同,清与明也存有一些差异。

譬如“其文略仿宋经义”中提到的“宋经义”,即《宋史》卷一五《神宗纪二》熙宁四年(1071)二月丁巳朔条所说:“罢诗赋及明经诸科,以经义、论、策试进士。”其事又见同书卷一五五《选举志一·科目上》:

既而中书门下又言:“古之取士,皆本学校,道德一于上,习俗成于下,其人才皆足以有为于世。今欲追复古制,则患于无渐。宜先除去声病偶对之文,使学者得专意经术,以俟朝廷兴建学校,然后讲求三代所以教育选举之法,施于天下,则庶几可以复古矣。”于是改法,罢诗赋、帖经、墨义,士各占治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周礼》、《礼记》一经,兼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。

可知宋代科举考试之“创立经义”,系针对当时过分追求“声病偶对”,而有意“追复古制”和“使学者得专意经术”。因为过分追求“声病偶对”,难免会以辞害意,对于正确阐发经义十分不利。而明代八股文仍“体用排偶”,显然与宋欲“除去声病偶对”大不相同。至于清代八股文,据《清史稿·选举三·文科》记载:“(乾隆)四十五年(1780),会试三名邓朝缙首艺语意粗杂,江南解元顾问‘四书文’全用排偶,考官并获谴。”同书卷三〇五《金德瑛附钱载传》亦云:“擢礼部侍郎,充江南乡试考官,举顾问为第一,‘四书文’纯用排偶,上以乖文体,命议处。”可见对“全用排偶”、“纯用排偶”又有限制,如有违反,连带考官也得获谴议处,与明代也存在一

<sup>①</sup> 如吴晗《朱元璋传》第五章《政权的支柱》:“科举各级考试,专用‘四书’、‘五经’出题。文体略仿宋经义,但要用古人思想行文,并且只能根据几家指定的注疏发挥,绝对不许有自己的见解。格式排偶,叫作制义。这制度是朱元璋和刘基制定的。”见吴晗著、苏双碧校订《朱元璋传》,百花文艺出版社,2000年,207页。另参:曾伯华《八股文研究》,台北文政出版社,1970年;启功《说八股》,中华书局,1994年。等等。

些不同。

然则,是否可以给八股文下一个简单明确的定义呢?我以为可一言以蔽之,就是“四书文”<sup>①</sup>。此外,八股文的源流,虽然存在“略仿宋经义”的成分,但仔细追溯,恐怕还应该更早,与汉唐经义对策有关。

### 三

“对策”之制,始于西汉。《汉书》卷七八《萧望之传》“望之以射策甲科为郎”条颜师古注云:“对策者,显问以政事、经义,令各对之,而观其文辞定高下也。”师古此注,虽有“以今(唐)例古(汉)”之嫌,但汉唐选举,前者为源,后者为流,大致应该不差。据此可知,汉唐对策,内容主要有二:一为政事,一为经义。由于经义对策考的只是对经义的理解,政事对策考的才是对国计民生的看法,历来给对策下定义,都只强调关注国计民生的政事,而将属于基本功的经义忽略不提。如《后汉书》卷六《顺帝纪》阳嘉元年七月丙辰“试明经下第者补弟子,增甲、乙科员各十人”条注引《汉书音义》曰:“若录政化得失,显而问之,谓之对策也。”南朝梁刘勰《文心雕龙·议对》云:“对策者,应诏而陈政也。”又云:“对策揄扬,大明治道,使事深于政术,理密于时务。”也正因如此,传世文献保存的汉唐对策,都是政事对策,未见经义对策。

政事对策最早也最著名的,莫过于汉武帝时董仲舒的“天人三策”(见《汉书》卷五六《董仲舒传》)。此策主张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,为武帝所采纳,开此后两千余年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的局面,影响之大自不待言。《后汉书》卷二九《申屠刚传》所载刚于西汉平帝时弹劾王莽的对策;同书卷六五《皇甫规传》所载规于东汉冲、质二

<sup>①</sup> 按:清朝末科探花商衍鎤曾云:“八股文……又有称之为‘四书文’者,以题目取之于‘四书’也。乡、会试之‘五经文’,亦用八股式,但其从出仍自‘四书文’而来。”见商衍鎤著、商志禔校注《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》,百花文艺出版社,2004年,244页。这也说明,只有“四书文”才是真正的八股文;“五经文”虽用“八股式”,但还不是真正的八股文。

帝时抨击梁冀的对策；也都是政事对策。此外，吐鲁番出土西凉建初四年(408)正月一日《秀才对策文》<sup>①</sup>，据研究，也是政事对策<sup>②</sup>。到了唐代，政事对策相当“方略策”与“时务策”。如《新唐书》卷四四《选举志上》云：“凡秀才，试方略策五道，以文理通粗为上上、上中、上下、中上，凡四等为及第。凡明经……答时务策三道，亦为四等。……凡进士，试时务策五道、帖一大经，经、策全通为甲第，策通四、帖过四以上为乙第。”

经义对策如前所说应与政事对策同时出现。《后汉书》卷四四《徐防传》载防于永元十四年上疏云：“臣以为博士及甲乙策试，宜从其家章句，开五十难以试之。解释多者为上第，引文明者为高说；若不依先师，义有相伐，皆正以为非。”汉代经学，分门别派，各有师承，互守家法。疏中所说的策试，一次问难五十条，要求解释完整，引文明白，并恪守家法，说明属于经义对策。《文苑英华》收了唐权德舆写的三篇明经策问：一篇题为《明经诸经策问七道》(卷四七五)；一篇题为《策问明经八道》(卷四七六)；一篇题为《明经策问七道》(卷四七六)。可惜这三篇明经策问的对策一篇也没有保存下来。根据策问内容推测，这种对策不仅可以探讨经义的旨意、孔子的思想，还可以联系实际，探讨相关的政治和时事，应是一种高级类型的经义对策。此外，还有一种由经义到经义的低级类型的经义对策。这就是吐鲁番出土的唐代《论语郑氏注》对策范本<sup>③</sup>。

① 国家文物局古文文献研究室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、武汉大学历史系编《吐鲁番出土文书》(释文本)第1册，文物出版社，1981年，113~119页；中国文物研究所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、武汉大学历史系编(唐长孺主编)《吐鲁番出土文书》(图文对照本)[壹]，文物出版社，1992年，56~60页。

② 陆庆夫《吐鲁番出土西凉〈秀才对策文〉考略——兼论汉晋隋唐时期策试制度的传承》，《敦煌学辑刊》1989年第1辑，79~89页；李步嘉《一份研究西凉文化的珍贵资料——建初四年秀才对策文书考释》，《武汉大学学报》1990年第6期，114~121页；大西康裕、关尾史郎《〈西凉建初四年秀才对策文〉に関する一考察》，《东アジア——历史と文化》第4号，1995年，1~20页。

③ 国家文物局古文文献研究室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、武汉大学历史系编《吐鲁番出土文书》(释文本)第8册，文物出版社，1987年，324~330页；中国文物研究所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、武汉大学历史系编(唐长孺主编)《吐鲁番出土文书》[肆]，文物出版社，1996年，149~152页。

关于该对策范本,笔者曾经从不同角度进行过研究,这里就不再赘述了<sup>①</sup>。

综上所述,可知汉唐对策,大分为两种,小分为四种。大分两种指政事对策与经义对策,小分四种指政事对策又可分为方略策与时务策;经义对策又可分为高级类型的经义对策与低级类型的经义对策。然则,明清科举考试的八股文,究竟属于哪一种经义对策呢?

#### 四

这里先将《明史》与《清史稿》的记载迳录于下,然后再进行比较和解说。

《明史·选举志二》云:

初设科举时,初场试经义二道,“四书”义一道;二场论一道;三场策一道。……后颁科举定式,初场试“四书”义三道,经义四道……二场试论一道,判五道,诏、诰、表、内科一道;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。

《清史稿·选举三·文科》亦云:

(顺治)二年(1645),颁《科举条例》。礼部议覆,给事中龚鼎孳疏言:“故明旧制,首场试时文七篇,二场论、表各一篇,判五条,三场策五道。应如各科臣请,减时文二篇,于论、表、判外增诗,去策改奏疏。”帝不允。命仍旧例。首场“四书”三题,“五经”各四题,士子各占一经;……二场论一道,判五道,诏、诰、表、内科一道;三场经史时务策五道。

<sup>①</sup> 王素《唐写〈论语郑氏注〉对策残卷与唐代经义对策》,《文物》1988年第2期,56~62页;另有《唐写〈论语郑氏注〉对策残卷考索》,《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》,文物出版社,1991年,259~271页。

这里先要说明：(1) 明之“‘四书’义”，即所谓“四书文”，也就是八股文。(2) 明之“经义”，不是“经义对策”的“经义”，而是指“五经”之“义”，即所谓“五经文”。(3) 这里所记三场考试，仅包括乡试和会试，此前的童生、生员等考试和此后的殿试(或廷试)等，与此不尽相同。

明初设科举时，首场试“五经”义二道，“四书”义一道；后颁科举定式，首场改为试“四书”义三道，“五经”义四道。这就是清给事中龚鼎孳上疏所言“故明旧制，首场试时文七篇”，也就是清科举“首场‘四书’三题，‘五经’各四题”。可见明清科举首场考试，形式、内容完全相同。首场“四书”三道题和“五经”四道题，虽合称时文七篇，康熙四年(1665)礼部侍郎黄机上言也说：“制科向系三场，先用经书，使阐发圣贤之微旨，以观其心术。”(见《清史稿·选举三·文科》)，但从“四书文”是真正的八股文，“五经文”不是真正的八股文来看，二者还是有区别的。“四书文”相当于汉唐低级类型的经义对策，“五经文”相当于汉唐高级类型的经义对策。

明清第二场考试，都是“论一道，判五道，诏、诰、表、内科一道”；第三场考试，也都是“经史时务策五道”。其中最为重要的是“论”和“策”。这是“沿唐宋之旧”。如前引《宋史·神宗纪二》所说“罢诗赋及明经诸科，以经义、论、策试进士”。因而康熙二年，还曾废八股文，专以“策论”试士<sup>①</sup>。康熙四年，礼部侍郎黄机上言有云：“策论使通达古今之事变，以察其才猷。”(见《清史稿·选举三·文科》)晚清薛福成《选举论·中》论制艺取士之流弊时谈到“策论”，云：“‘论’仍以‘四子’、‘五经’命题，特易其体格而已；‘策’则参问古今事。”可以推测：“论”大致相当于汉唐对策中的“方略策”<sup>②</sup>；“策”本以“时务”为名，只能相当于汉唐对策中的“时务策”。

① 如《清史稿·选举三·文科》云：“乡、会试首场试八股文，康熙二年，废制义，以三场策五道移第一场，二场增论一篇，表、判如故。行止两科而罢。”清俞正燮《癸巳存稿》卷一二《八股文旧事》云：“康熙二年癸卯八月，定试士不用八股时文，用策论制，分二场。四年乙巳，侍郎黄机请复三场旧制。”见俞正燮《癸巳存稿》，辽宁教育出版社，2003年，374页。

② 另参前引商衍鎤著、商志疆校注《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》，277~278页。

至此，明清科举考试的主要文体——“四书文”、“五经文”、“论”、“策”的源流就都考证清楚了。接下来就可以探讨清代科举“四书”范文汇编和清代科场“四书”范文微型“夹带”问题了。

## 五

我们知道，自隋唐创立科举制，成为士人仕进的正途，这条正途的竞争就异常激烈。各朝为了帮助士人应付科举考试，就像现在编辑“高考辅导材料”一样，也要编辑一些应试辅导材料，这就是本文说的科举范文汇编。这种应试辅导材料，自应既有官编，也有私辑。从前面提到的吐鲁番出土唐代《论语郑氏注》对策范本来，唐代就有专门编辑的科举应试辅导材料了。唐以后情况如何呢？

南宋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卷一五“楚辞类”记载：

《指南赋笺》五十五卷、《指南赋经》八卷，皆书坊編集時文，止于紹熙以前。《指南論》十六卷，又本前後二集四十六卷，淳熙以前時文。《擢犀策》一百九十六卷、《擢象策》一百六十八卷：擢犀者元祐、宣（和）、政（和）以及建（炎）、紹（興）初年時文也；擢象則紹興末。大抵科場屋之文，愈降愈下，後生亦不復識前輩之舊作，姑存之以觀世變。

按：“指南”容易理解。“擢犀”、“擢象”，原作“拔犀擢象”，見宋王洋《與丞相論鄭武子狀》，文為：“敕局數人，其間固有拔犀擢象見稱一時者，然而析理精微，旁通法意，鮮如克。”犀與象都是大型動物，拔犀擢象比喻提拔才能出眾的人才。可知此處所列諸書，均為兩宋編輯的科場應試輔導材料。

明代編輯科場應試輔導材料，始于太祖洪武年間，稱為“程序之文”，簡稱“程文”。如明黃佐、廖道南《殿閣詞林記》卷一四程試條云：

按洪武甲子(十七年,1384)乡试、乙丑(十八年,1385)会试,初为小录以传,然惟列董事之官、试士之题及中选者之等第、籍贯、经籍而已,其录前后虽有序,然犹未录士子之文以为程序也。次科戊辰(二十一年,1388),加刻程文,自后永为定式。

清黄虞稷《千顷堂书目》卷三二制举类记明“程文”缘起并附书目云:

自宋熙宁用荆舒(王安石)之制,以经义试士,其后或用或否,惟明遵行不废,遂为一代之制。三百年来,程序之文与士之自课者,庞杂不胜录也。然而典制所在,未可废也。缘《通考》擢犀、擢象之类<sup>①</sup>,载程序之文二三种,以见一代之制,而二三场之著亦附见焉。

《四书程文》二十九卷、《易经程文》六卷、《书经程文》六卷、《诗经程文》六卷、《春秋程文》二十二卷、《礼记程文》十卷、《论程文》十卷、《策程文》卷缺。右八种见叶盛《菉竹堂书目》皆明初场屋试士之文<sup>②</sup>。

《千顷堂书目》后面还有“黎淳《国朝试录》六百四十卷”,注云:“辑明成化以前试士之文,丘濬序。”明蔡清《虚斋集》卷三也收有《刊精选程文序》。可见明代官私编辑的科举应试辅导材料,不仅数量众多,而且涵盖三场。

但到了清代,情况就不同了。乾隆诏编《钦定四书文》已见前

① 按:此指宋元之际马端临《文献通考》卷二四九《经籍考》云:“《擢犀策》一百九十六卷、《擢象策》一百六十八卷。陈氏曰:‘擢犀者,元祐、宣(和)、政(和)以及建(炎)、绍(兴)初年时文也;擢象则绍兴末。大抵科举场屋之文,愈降愈下,后生亦不复知前辈之旧作,姑存之以观世事。’其中‘陈氏’云云,即指前引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按语,但文字稍有出入。

② 按:《明史》卷九九《艺文志四》记载:“《四书程文》二十九卷、《五经程文》三十二卷、《论程文》十卷、《诏诰表程文》五卷、《策程文》二十卷。”注云:“已上五种,见叶盛《菉竹堂书目》,皆明初举业程式。”较《千顷堂书目》多《诏诰表程文》五卷,但《五经程文》仅三十二卷,较《千顷堂书目》“五经”合为五十卷为少。

述。该书以《大学》、《论语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孟子》排序,没有“五经”,这也证明所谓“四书文”就是八股文。当时参加乡试、会试考生的墨笔试卷,有司为防考官能够辨认笔迹,特请专门人员用朱笔誊写后再送交考官,称为“硃卷”。中式的举人、进士常把自己的试卷刊刻散发亲友,也就统称为“硃卷”。新编《清代硃卷集成》收录清代乡试、会试等中式者的硃卷 8 235 份,其中也多为“四书文”<sup>①</sup>。此类例子还有很多,无须赘举。清邵懿辰《仪宋堂后记》云:“明太祖既一海内,与其佐刘基,以‘四子书’章义试士。行之五百年不改,以至于今。”也是只提到“四子书”亦即“四书”。仿佛有清一代科举考试,就只考一场“四书”,其他“五经”、“论”、“策”等都不考一样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?很简单,就是当时科举考试只重首场,而首场又只重“四书”。

根据《明史·选举志二》和《清史稿·选举三·文科》,已知明清的乡试和会试都分三场:首场试时文七篇,为“四书”三篇和“五经”四篇;第二场试“论一道,判五道,诏、诰、表、内科一道”;第三场试“经史时务策五道”。明代无所偏重已见前述。《清史稿·选举三·文科》概括清代情况是:“考官、士子重首场,轻三场,相沿积习难移。”解释具体原因是:“时诏、诰题士子例不作,文、论、表、判、策率多雷同剿袭,名为三场并试,实则首场为重,首场又‘四书’艺为重。”又引乾隆三年(1739)兵部侍郎舒赫德上言云:“经文虽与‘四书’并重,积习相沿,士子不专心学习。”说明“五经”虽与“四书”同在首场,名义上二者并重,但积习相沿,实际上并非如此,士子都只学习“四书”,不学习“五经”。这就决定了有清一代的乡试和会试,名为三场考试,每场都有一个或多个科目,但实际上只重首场“四书”考试。

值得注意的是,清代科举考试,并不是到了乡试和会试才重“四

① 顾廷龙主编《清代硃卷集成》(全 420 册),台北成文出版社,1992 年。另参:董莲枝《〈清代朱卷集成〉的文献价值》,《辽宁大学学报》2000 年第 4 期,56~57 页;张杰《清代朱卷的文献价值》,《文献》2002 年第 4 期,232~241 页;蒋金星《〈清代硃卷集成〉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研究》,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,2004 年 5 月;方芳《〈清代朱卷集成〉研究——以进士履历档案为中心》,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,2006 年 7 月。等等。

书”考试,实际上从童生开始就只重“四书”考试了。如商衍鎡记童生考试有县试、府试、院试三级,其中县试的情况是:

共试五场,亦有试四场或六七场者。……第一场为正场,试“四书文”二篇、五言六韵试帖诗一首,题目、诗、文写法皆有一定格式。……第一场取录从宽,取者准考府试,以下各场续考与否,听凭自愿。……第二场为招复,亦名初复。试“四书文”一篇,性理论或《孝经》论一篇,默写《圣谕广训》约百字。……第三场再复,试“四书文”或经文一篇、律赋一篇、五言八韵试帖诗一首,默写前场《圣谕广训》首二句,赋不作亦可。第四、五场连复,则时文、诗赋、经论、骈文,不拘定格。……①

可知童生县试五场,第四、五场无关紧要,前三场都是将“四书文”排在第一的。不仅如此,只要首场通过就可取得参加府试的资格,只重首场亦与乡试和会试相同。这应该就是为什么清代科举多见“四书”范文汇编和清代科场多见“四书”范文微型“夹带”的原因吧。

## 六

自隋唐创立科举制,至五代与宋沿袭,科场舞弊原本并不严重。宋洪迈《容斋随笔》卷三引“白公(居易)集”谓唐“礼部试进士例许用书策”,即唐进士考试可以挟书。清康熙《御定孝经衍义》卷六二臣按云:“唐时《科场条例》如此。五代以后,虽有挟书之禁,而不搜索。宋大中祥符五年(1012),以贡院监门官以诸科举人挟书为私,悉解衣阅视,失取士之体,亟令止之。”即五代与宋,虽有“挟书之禁”,但还不许搜身。然而,经明至清,情况就不同了。

科举制至明清发展成为八股文,科场舞弊愈演愈烈,其中,“夹

① 商衍鎡著、商志骅校注《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》,5~6页。